在邻居眼中，他老实腼腆有点懒；在父母心里，他没钱但大方

嫌犯老父亲委托本报劝儿自首

本报记者走进铜陵新村母子被杀案嫌犯老家，了解其人生轨迹

星报追踪

11月16日，合肥警方发布了铜陵新村母子被杀案嫌犯孔德明的通缉信息，同时本报记者也独家专访到死者的丈夫丁善明，还原了这个不幸家庭的心酸点滴，以及嫌犯部分人生片段。报道刊登后，引起强烈反响。

残杀母子俩，究竟是源于一时冲动，还是由来已久的性格缺陷？在其成长过程中，生活、家庭环境又是什么样子？昨日下午，记者走进了嫌犯孔德明的老家。 记者 张敏 张崴/文 倪路/图



孔德明老家的房屋



孔德明曾住过的屋子里堆满了谷粒

保姆透露，事发当时客厅里电视一直开着

死者的丈夫丁善明曾向记者不止一次提起过，当天保姆发现家中变故报了警后，发现有一个细节特别蹊跷，“客厅里的电视机却一直开着。”按照丁善明的说法，可能是嫌犯作案后掩人耳目之举，制造出混淆视听的假象，也可能是嫌犯作案后为了掩盖内心恐惧，看了会电视才离开现场。“会不会是妻儿在看电视时遭到不幸？”记者追问，丁善明十分肯定地称，妻儿夜晚不会看很久电视，而且儿子小杰从不单独睡在婴儿床中，每晚都是由妻子哄着才会入睡，母子俩都睡在卧室里的那张床上。

丁善明也透露，事后在检查中，家中的首饰全部都在，“可能是妻子当时藏得比较隐蔽，嫌犯没有发现，不然肯定是一扫而空。”

邻居称，“大刚”有点懒，平日喜欢喝酒

孔德明的家在撮镇一个村庄里，乡村小道上车流量很少，在路边不足10米远就是一排连在一起的楼房，最东边的一家就是孔德明的老家，这栋楼房建在世纪初，如今是孔德明弟弟的住所。孔家人的老屋就坐落在楼房的后侧，中间只隔着一间用土坯墙建起的破落房屋。

孔德明的父母都还健在，老两口在村庄中口碑很好。加上孔德明的老父孔令保曾当过十多年生产队的队长，因此全村上了年纪的人几乎都会说出诸如“以理服人”、“老实巴交”的评价语。若不是在报纸、电视上看到了通缉犯照片，淳朴的村民还以为老队长的大儿子“大刚”还在外地做瓦匠。

“大刚？怎么会是他？太不可思议了！”这是邻居们得知命案后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，“我们老人都是看着他长大的，那孩子从小就很老实，和别人讲话时他就会笑笑，偶尔自己说上两句也都会脸红。平时，见到长辈都很客气，还问长问短的。”邻居刘大妈说道，“大刚唯一的缺点就是懒点，平日里喜欢喝酒。自从他19岁离开家后，就很少见到他了。记得最后一次看见他还是2010年春节，但是在家待了几天就走了。”

邻居们也表示，孔德明闲暇时也会打牌，但玩得不大，在家时就和村落里的老头老太打打牌，但是，一局顶多输赢一块钱，“他也不是经常玩。”

“我现在还不相信他在外面干了这种事……”

孔德明的老父孔令保今年已经68岁，年轻时曾在江南的一家煤窑里干活，黑黢黢的脸上满是皱纹。见到他时，他才从田地里放牛回来，老旧的蓝色上衣已经褪色，解放鞋上沾满了庄稼人劳作时的泥土，在近乎絮絮叨叨的漫长诉说中，他不停地抽着劣质香烟，留点火星的烟屁股，很快又接上了另一根烟。

孔令保告诉记者，大儿子是在案发的20多天前回了一趟家，儿子在外打工，难得回家一次，但在家居住了四五天后，孔德明却在母亲的训斥下离开了家。孔令保至今仍能记起那天清晨，自己连早饭都没吃就去田埂上犁田，临走前儿子还睡在对面的里屋中，但在犁完田后回家吃早饭时，老伴只是用下巴扬了扬儿子的房间说道，“今早走了，啥话也没说，就打了个招呼。”

孔令保没想到，下一次听到儿子的名字，却已经是儿子在外杀了两人逃窜的消息。得知儿子犯事后，低矮的平房里灯火通彻，老两口一夜未眠，年迈的母亲流干了泪，老父抽了一宿的香烟，“我现在还不相信他会在外面干了这种事……”这是孔令保的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。

16岁外出打工做瓦匠，20年后却身无分文

在孔令保的印象中，儿子小时候因为玩性大，会跟人打架，但长大后很少跟别人闹过纠纷。孔德明小学毕业后，16岁就开始跟着村里人走南闯北，后来竟无师自通学了点手艺活，成了还不到火候的瓦匠——在逃亡途中，通缉令上信息也着重提到他这个手艺。

孔德明打工近20年，最远去过广东打过两年工，后来一直在合肥干活。在老父的印象中，他从来没有救济家里一分钱，“我们也不会伸手要一分钱，我们老两口就专心伺候田里的庄稼。”要强的孔令保从不埋怨儿子，他认为儿子跟常人不一样，“大方，喜欢乱花钱，所以存不住钱。”孔令保还举了个例子，“如果天热工人干活休息时，儿子孔德明会买来冰棍，每个人塞上一根，不像其他人偷着在角落里吃。”

“家人都知道他没存下一分钱，结婚缺钱，家里就为他垫了彩礼钱。”提及儿子两次失败婚姻，孔令保不愿多谈，称这都是年轻人的想法，老人们不好干涉，“两任媳妇都回过家，夫妻间客客气气，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吵过架、红过脸。”

在孔德明一直居住的东厢房内，记者发现，里面摆设十分简单，堆着收割回来的谷粒，玻璃窗上还贴着早已褪色的“喜”字，“这是儿子第一次成婚时留下的。”孔令保介绍。

最后一次离家前，曾遭到母亲善意的责怪

据孔令保说，案发后这几天，孔德明从未联系过家人，“孩子虽然说不常回家，但是只要到过年，哪怕没挣到钱都会抢着要回家。”孔令保喃喃自语道，农忙季节，家里偶尔会给儿子打电话，让他提前一天回家干农活，“干了没多久，他就会泄气，索性跑回家中睡觉。最后一次回家住了四五天，也是整天待在房间里看电视。那几天恰好是最繁忙的种油菜季节，我们起早摸黑在田地里忙，但他没有丝毫要下田干活的意思。”最终平日里疼爱孩子的母亲看不下去，就小声呵斥了儿子几句。“这天又不冷不热的，你窝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，趁着天气好去外面找点活干，不要荒了自己手艺。”

就是母亲一番带着骂腔的忠告，让孔德明大为不快，当天早上就乘车离开了家，父母还记得临行时他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。

老父亲泪眼婆娑，委托本报劝儿子投案自首

尽管儿子成为这起命案的最大嫌凶，但孔家人的生活并没有中断。采访中，其母还在田里忙着务农，孔令保还给记者算起了农资涨价给种田带来的不利。但记者明显感觉到，这个看似坚强的庄稼汉，内心深处却满怀凄苦，“我当生产队队长十多年，儿子犯了大错，让我有什么脸面?！邻里之间会怎样看我们一家人?”

“你如果真的想改过自新，就赶紧投案自首，把事情经过说清楚，不要再逃下去了！是你干的就要承担，不是你干的更要说清楚，跑是没用的!”孔令保望着儿子空荡荡的东厢房，用脏兮兮的大手擦拭着眼泪，并再三委托记者，通过本报转述他的内心话，让亡命天涯的儿子“大刚”早日幡然醒悟，投案自首。